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增參

男 埭 埴 挍

定公二

經 丙申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註解 蔡為楚所圍飢之故魯歸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劉侍讀於越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人稱之會通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挾中原方要援而晉臣只務私利)

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註解 因夢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乘吳破楚而爲王除患劉子卒矣蓋萇宏之謀也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也急矜無資歸義春秋會史也凡首事不言主名皆魯事也

趙木訥曰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蔡南遁於吳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安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方望溪曰歸粟必壤地相接水道可通魯歸蔡粟以淮也告糴於齊以濟也秦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粟哉

越入吳吳在楚也

想見傾國師行越乘其虛知吳入救患之難而越人助楚撓吳爲可惡也

[illegible]卒

仲梁懷可謂僭小伎倆而不狃前論斷詞之公論也後勸逐之私意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補正〕房即防字。古阝作自。脫其下而為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陽虎將以璵璠美玉君所佩音餘煩斂。仲梁懷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疏云。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注。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是玉不同也。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泄也。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為君不欲使僭。疏云。家臣謂季氏為君。既葬。桓子意如子。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子泄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泄。子泄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經。卒意如猶之卒仲遂也。若曰斯人也而得保首領以歿乎。傷魯之失刑也。然陽虎之亂駸駸萌動矣。佩璵璠以

七字疑衍又吳
以包胥爲主
子蒲子虎
子西許

帝紀夫槩

祭，僨然國君，意如罪衆。又補前傳所未及。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衍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稷沂皆楚地按稷今河南桐栢縣境吳人獲薳射楚大夫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楚卒散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按今湖廣隨州西南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按楚勢滅唐楚人稔惡如勿子西何嘗自反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爲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按夫槩奔楚爲堂谿氏以不謂追昭王故也按河南遂平縣西有堂谿城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按湖廣巴陵縣東有麇城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斯焚子期曰：國亡矣。[illegible][illegible]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illegible]楚則然

宋公之母不見擊則吳兵虜掠已甚一結不甚表而與正見五敗而遇之故

不厭、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音因輿罷。楚大夫音安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葉公諸梁沈尹戌之子。子高也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

前五戰、入郢。今五敗歸吳。是吳子傾國之師、不過為子胥蔡侯報仇而已。夫楚之惡稔矣。靈之凶暴、平之獸行、鄢費之讒賊、囊瓦之貪殘。楚民如懼湯火。闔閭與問罪之師、一舉滅之、除其凶而施以仁政、猶解倒懸也。楚之民卽其民、楚之地卽其地。秦師五百乘、有郢之走耳。包胥何能為。乃入郢之後、虐之使叛。夫槩等尤貪暴不仁、軍士剽掠四出

無復隊伍是以秦人得乘其驕楚人得竭其衆而吳無一卒可用也無他闔閭爲弑君之賊子胥不過借以復讎而桓文之業豈所能哉或曰救患聖人所予也楚亡而秦救之尤足美也何以不書曰楚固之封豕長蛇也虎入於阱而出之使噬人伊誰之咎是以畧之也　秦自襄二十六年零宴之後未嘗出關至包胥乞師猶豫未決絕不類穆康以下一呼而輒應也感使臣之義秦師一出自此至絕筆從未記秦一事蓋其君相深鑒於二陵暴骨之慘而結楚敝晉之危凡開邊喜功之臣屏斥不用寢兵息民以耕以牧故數十年至戰國而秦之強遂甲於天下人以爲商鞅開阡陌爲秦人富强之始吾以爲此日之蓄精養銳乃

家臣囚其主
家臣盟其主
將云乎子逐
君其報乃在
子其難乃在
臣

其富强之木歟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藐亡角反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即文伯歜昌欲反及秦遄平子姑壻皆奔齊傳言季氏之亂皆由平子所以能逐君皆是家臣强很勇知之人爲爪牙可知陽虎者實宜力焉而臣不知其利在前其害在後

不狃但告以逐仲梁懷未嘗欲其并桓子因之也且意如之卒將以璵璠斂之突然其子見囚越十二日忽殺忽盟忽詛忽逐隨意所施三家比肩之甲猶在否而拱手聽命噤不敢出聲斯何爲哉蓋意如施於昭公者虎黠識之故諸傳以詳明見奇此獨以含糊入妙使後世賊臣覩之不

鬬與人之爭宮也預起後用王之奔隨也王之在隨也以爲存法楚迹類敘之

一年以起九人而王孫圉王孫賈宋木鬬懷不敘其亦子西子期不敘其賞詳略明脩隱共[illegible]

寒而慄

楚子入於郢。（吳師已歸）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有白水 按今在湖廣漢川縣）藍尹亹（楚大夫）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安定也）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附迭以兄之讎滅弟之怨辭義楚聽不以殺已之嫌藏存國之功何人不爲之致死）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

誰肯假借情辭多受少應殘中道

子西知齋丞可棄何以請合懷由于圍辭不能何以強使吝人之嚴知人之明以未有瑞故昭王之質甚笑而聽之無術不能大有所爲

芊辟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王失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疏云子游子西蓋假爲王接脾洩楚邑近郢都今荊州府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築城於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疏云敢爲不敢如爲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音但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吳以入郢而爭其後。誅忠直。信讒人。事事驕溢。楚以歸郢發憤。錄忠良。棄舊怨。事事修省。正與楚興亡關鍵也。闔辛料吳之言。深中吳人病根。傳大書於楚子入郢之後。以見

楚人歸國亦由吳釁可乘非盡秦人足以制吳之强以深惜吳人之無以成功也入郢提起以下賞功棄怨夾叙藍尹亹是棄怨九子是賞功鬬懷是論功棄怨而申包胥超然諸功臣之表逃賞不顧子胥知此安有屬鏤之賜乎末段述由于事正以形包胥之高子西脾洩之事急難中以鎮人心不廢由于之爲口實也或謂子西之過非也國破君出身爲大臣苟利社稷遑顧其他子西之忠於斯益見然昭王固高出於衞成之殺叔武鄭成之殺公孫申矣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

丁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太叔子斯執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日〕杜魯無君將者八十年魯君

爾云季孟在晉作伐似而陽虎賊之如大豕

然[illegible]三家之專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又然而三家不待專也。○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公侵鄭故爲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懼而城之。蔡隱公宮之城也。冢璲陽虎扎於懼齊鄭而城中城挾公以自固耳。○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程氏曰：此叛季氏而歸齊也。歸義是昭孫齊所居，而孟孫爲季氏伐之者，以不忠行知久矣。

【經】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按鄭久絕許而許庇于楚。至此乘楚亂滅之。然哀元年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則似又楚存之也。晉通此鄭叛晉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無王；自定六年鄭賊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霸一

二月，公侵鄭，取匡。秬解鄭地爲晉討鄭之伐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取匡不書，歸之晉。補注：杜氏知匡歸晉者，以非鄰國不能有其地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

前虎欲納昭公出于誠意而于公叔之言補出而小源木木懸至語在當時殆不可得

於鄭。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衛大夫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魯爲質求納公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三家出入。俱制於陽虎。苟非公叔文子念及周公康叔。季孟其危乎。鄭黨儋翩。再亂王室。魯爲晉討鄭、勤、王、之、師、也。傳宜張皇。而但爲三桓之蔽。不詳勤王之美。盡、此、舉、[illegible]、[illegible]、

憑云上節言衛侯使祝之此節言晉人兼享之晃之討傳矣其如衛公以晉為獻如[illegible]其賄賄何附附對寫者以陽虎使三子為眼目立敘為外眉睫之間傳神

爲之也不與陪臣之專執國命假公濟私故經書侯傳體共義而畧之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强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疏云諸侯聘鄰國其於夫人皆一使兼之晉之夫人皆有聘晉者矣陽虎使桓子報晉君懿子報夫人）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讌）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解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陽虎當逃走故强設請託之謂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孟懿子作隱語反語以示范鞅若極譽陽虎而胸中有多

馮六楚國楊 丁不絕東于 後而抓然于 中加又以敗 反吳于西之 [illegible]與有力

少受制之意范鞅三家之黨也孟氏何不以陽虎之害明告除之范鞅既知魯患陽虎何不為魯執之而皆不然者虎黨趙氏六卿互為牽制即范獻亦不能為三家謀也故

虎卒奔趙氏。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闔閭子夫差。纍力追反敗楚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陸軍敗於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秝解敗於鄀為郢故曰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秝解敗其步而新之紀其政而興之以定楚國。傳言是精子西以安

是吳極盛。楚極衰。而兩國轉關之機已伏。楚轉關處全在一遷字。定楚國只此[illegible]二字。功與包胥相埒。然其遷、

殺素性則然。

周儋翩。子朝餘黨。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戍周起也。按負黍今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今臨穎縣。闕外今洛陽縣南。俱屬河南。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蕕起。

鄭自子產卒。子太叔為政。如晉以王室為言。明年遂謀納王。太叔卒。鄭無人焉。乃黨儋翩而伐周六邑。賢者之係於人國如是。戍周城胥靡。猶見衰晉勤王之功。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范趙之搆釁隙于此

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樂祁子也侯溷反而行以見于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按以楊木為干楯。食允反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

呂東萊曰。陳寅之謀自精密。可以概天下大勢。桓文以前。左氏所載諸侯多自相為謀。政自諸侯出故也。自襄[illegible]溴梁之會。大夫專會。全不見諸侯。言謀政自大夫出故也。[illegible]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如陽虎仲梁懷公山不狃抗[illegible]氏之

寀陳寅家臣事別言語多見於傳啟自陪臣山故也　前

日晉之六卿併為一局使其君拱手聽命不得有為諸侯之雖不之恤也今日晉之六卿各樹其黨志在併吞同列故彼之所睦為此之所讎諸侯之好惟恐其不離也李行簡曰此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是時民皆三家之民虎役之為公城中城卒皆三家之卒虎使二卿以師圍鄆而恐三家及國人之叛已又挾公以盟三家及國人皆所以脅三家也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 戊戌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林鹽于是諸侯無主盟矣故不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吉諸侯之故控諸侯始復特盟）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按今直隸元城縣東）。大雩（過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閭谷孫）。九月大雩（過也）。冬十月

傳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君翩周邑）以叛（補注王人叛史例不書）

齊人歸鄆陽關（皆魯邑中藏於齊齊今歸之補注為昭公取地欲使地北故不書）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

劉單有子尹氏繼惡賢不肖相去如此。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召也）會於衛（陳傅良叛晉）衛侯欲叛晉[illegible]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以欲齊師惱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也為明年涉佗捘衛侯手起陳也衛叛晉

齊景即位四十五年矣歷晉平昭頃定之世有大機會三皆坐失之子朝之亂五年率師勤王徂亥之歎也坐視不救而必待頹惰之晉一也季孫逐昭有志討罪而聽據之受賂終於無成二也王室再亂鄭衛皆叛晉從齊以討賊易如反掌乃天王出居不恤其難三也失此三會而老年爭覇再盟而得二國何益哉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蔯至哀元年而伐晉矣

齊國夏伐我齊報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汝必死也苫夷季氏家臣苫始古反曰虎陷二子季孟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必

魯猶事晉故齊伐之且以報鄆之圍也　三家敢於仇君父人人得而誅之然在實心爲國者幸而事成固爲社稷之福卽計阻謀敗不至甚決裂也若小人之雄志在能亂以清君側爲名而爲自專之謀假合其志得行賊害國豈非如三家哉故聖目之爲盜而傳屢揭其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大夫姑蕕晉籍秦送王

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黨音掌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

晉國之衰猶能使籍秦送王罰者之有功於周室也如此劉單再定王室可謂世臣之忠象賢之美王室禍亂綿不興則舊史無其文也本學深

經 己亥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杜註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集注此曹靖公也自昭二十七年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四年而弟露又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幸保首領餘皆不書靖公子陽立為宋所滅○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將來救魯公逆會之瓦衛地按今直隸滑縣東南有瓦岡集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子閔公越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結叛晉曲濮衛地按山東濮州境○青卜○從祀先公從順也先

綠云不許得[illegible]攻門時術知其加今[illegible]而兵所用組成而入行外射人何泄泄也負重傷持弱弓能殺強敵獨與猶偷將云中屑與中取對評與詩對二對及與二顏對陳云退列失大乃當不以

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之公世紀文之躋僖以父先祖定公反之書曰從祀先公善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齊邑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魯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按高弓爲人傳觀故倉卒閒奪人之弓以射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也云偃是卽側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顏息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殊懸志射其目乃誤中眉蓋謙以自矜師退冉猛魯人偽傷足而先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懼無罪故

士皆坐列是執氷而遊之故督也顏氏二子以射馳名羞强人意未爲冉猛正與士皆坐列相應見人無戰志也而

淡後視貶見戲耳

隱有指麾一軍之陽虎在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按今河南洛陽縣西北劉子伐儀栗許儋翩之黨辛

卯單子伐簡城按周邑劉子伐盂周邑按河丙縣西北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

儋翩入於儀栗以叛王師即伐儀栗穀城者儀栗之旁邑

二邑皋而儋翩逐矣不言勝者越一日又伐簡城伐盂則

此之勝可知也不言殺翩翩已逃也以定王室所以告二

公之成功而正周百餘年之難劉單二公父子之力也

子朝之亂蔓延五年而後定儋翩之亂不假諸侯之力越

一年而削平得力全在王人殺子朝於是知萇叔之功爲

甚大向使子朝不死儋翩復逆之與楚鄭合謀王室之爲

害何可勝言

士鞅求汰甚存秩旅聘臣坐死被虜無不與盍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范鞅私謂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樂祁子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於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陳傳宋叛晉

趙鞅之言楊楯六十之言也士鞅之言不得楊楯之言也然趙之言倚私而義則正士鞅於未歸欲質其子既歸則止其尸求成如此之難則何如弗之執乎此人執政猶蚉負山而不自知其不勝任也

武謂公欲許諸三家之而介公為之耳公欲伐夫役矣亦陽虎使之耳公且爲陷臣役矣

不及救反多一番動應

公侵齊攻廩邱之郛（郭也）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馬衣）以救之遂毀之（郛壞）主人出（杜解廩邱人出戰）師奔（附迷賈逵云主人出戰魯師奔走而却退也蓋暫退耳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按杜云猛必復敗非也虎易許陽州之役爲爲賊虎佯認爲真言猛如在此必敗敵以此屬猛）猛逐之（逐虜卽人）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按見其顛因識之）苫越（苦爽）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苫越陽州之役敘於此者言廩邱之役與陽州之侵同一兒戲也陽州暗藏陽虎此則明提陽虎二役皆虎為之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役）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質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皆執羔而晉霸重中軍）

此分兩截士言晉使衛叛下言衛謀叛晉衛子亦故盟衛君者一語已投之意而佗何交處如涉然歃語部公胡使伏

證大執羔諸卿降而執鴈魯於是效之志變古之始也周禮在魯豈羔鴈之没没乎

吾師救魯不知其若何兵力爲魯紓患而怨贅以執羔執鴈太平無事之談見其緩不及事不成救也釋經不書救之義

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自鄟還就衛地○鄟音專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忿欲摧辱之涉佗成何皆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按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涖之蓋司割耳取血之事是卑者之職令衛侯以爲君與晉大夫敵當使晉大夫執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將不得從諸侯親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補出言及捥者以大夫辱國君詳其事也○捘子對反捥烏亂反衛侯怒王孫賈衛大夫趨進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不欲一

三傳公晉大
大人大對公
正疚成何
蹴而追反攝
反懲誅叛盟

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不問入故公以晉詬恥也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予爲羣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晉以求貨失蔡又以羽旄失鄭又執行人失宋今以捘捥

辱衛趙氏意在分晉唯恐人之不叛也衛欲叛晉先激之以易君又要之以質子又進之以行工商使國人受晉害者無不痛心而國人夷然不怒蓋積威所劫也直至朝國人以五伐我相詰國人始無異言傳極寫叛晉之難所以深著晉人之罪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周卿士）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鄭使自晉歸以來王人會伐矣遂侵衛討叛）晉欲假王師討貳而以報伊闕為名不書成子不與其假也然至此晉公室卑六卿各圖其私不肯盡力於國事凡公討皆少有侵略而遂還耳季本以晉侵為義不足以服人非也（說本孫深）

此公二段說
戒癸巳以去
是虎作亂陽
氏以川上始
處父救亂以
下明以其敗
後事也虎欲
去三桓以張
季室爲名熾
勢不伍等儕
道縣已更孟
氏一語直捐
其心

戒都車者成
不狃以費邑
之兵入援也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爲晉討衛

陽虎方媚晉以自固故爲晉侵衛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之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爲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己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孔躋禘者家定躋穆之祭今爲順祀而禘於僖公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就僖廟爲禘者退僖升閔使先公之神偏知之禮尊可以及身後世之主宜上從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從僖廟示非正禮略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亦然備生存見幾不在禘不書禘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

其謀甚閟只此微露消息

虎之失策其如戒都車十矣已而壬辰事移於癸巳不得無從題處父得計其所與子孫以壬辰爲期而成人圍入皆得爲援此成敗之關也桓子中道發去已由虎意外而處父一軍更從天而降真來色色驚人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音乍嚙也有恨意則義陸語辭也計朝暫非也）口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僭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名也）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馳）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〇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前爲亂于逆廟此敗後告季廟恐應右情以叛字點結陽虎

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佗活反）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名也言謂喜於名死而得脫也）從者曰嘻（懼聲）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强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殺）子言（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辨音遍）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

此分兩段釋經補于僖公以上爲從祀先公傳壬辰起至末爲盜竊寶玉大弓傳盜者陽虎也虎欲去三桓名爲魯除害實欲代孟氏之位耳於是從盜者合謀而興蓋中軍之舍陽州之孫國人之側目於季孫久矣盜思奪之固其

所也然後殺季而順祀先公何也蹟僖一事魯之臣民素知其謬正二公之位以快人心使魯人知已之舉動皆爲君臣大義起見而因以誅季孫黜告先公以祈神之佑也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也不知經書謚書葬無異辭則其祔廟久矣季氏不敢不成其君之喪欲溝公墓猶懼自旌况敢黜其主於廟哉且以兄終弟及爲名而立煬宫斷無立定而擯其兄之主也傳訓從祀爲順祀則對逆祀無疑矣然則何以不直書祀閔公僖公蓋經不書禘於僖公使直書祀閔僖則將謂專祀二公而合食僖廟之義不著惟書先公則自遂及近合食一堂徧告先公以正二公之位請公命行之時主祭者爲定公則以爲從前逆

祀至我公而一洗千年怨恫之心庶幾少慰焉此請從祀先公之義也　季氏兵柄操於陽虎季寤公鉏及費宰不狃合爲一黨則殺季孫何難藉叛之力惟孟氏當以兵取故壬辰殺季而癸巳攻孟不虞處父早燭其機也要著在備亂之卒以壬辰爲期先癸巳一日設蒲圃之享有變而豫爲孟氏備兩路伏卒一路選圉人聚於門外門外者孟氏之門外也以築室爲名一路處父自率成人自上東門入皆以備孟氏非救季孫也將如蒲圃桓子俛首登車鈹居夾之前後無非虎黨而乞命於林楚不知楚意云何及楚以情告而後以適孟氏請道經孟氏懸馬而入孟氏之門而季氏生矣及陽虎敗取重器以出欲追者僅一

公斂陽又欲爲孟殺季可見季之惡貫已盈不特盜欲奪之卽誅盜者未嘗不欲殺之也聖人作春秋以爲家臣叛主天下之大變然以之討亂賊不足爲變也爲魯討亂賊天下之大功而盜之所爲不足爲功也所可惜者夏后氏之璜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大弓也爲成王分魯公之器一旦爲盜竊之耳故叛盜出奔皆不書而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此聖人書竊之義也

鄭

駟歂（駟公子子然　歂市專反）嗣子大叔爲政（爲明年殺鄧析張本）

子太叔卒於四年之春其子速繼之而滅許叛晉鄭伐周種種謬戾至此則政及於駟歂云嗣太叔者言欲繼其父之善政而更其子之秕政也然亦以此爲名耳　殺

讀左補義卷四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昇 增參

男 璩 垣 校

定公三

經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日少嘗蕭僑翻以伐周邑罪人也○子聲公勝立○得寶玉大弓亞鉅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晉通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葬速○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爾叢伐晉經書次或以爲諱伐盟主則襄二十三年齊遂伐晉何以不諱或以爲春秋重絕晉則文元年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蓋齊衛雖有玩晉之必而言力尚強不敢訟言伐之不以伐告也按杜云諱者二國自諱之也五氏晉地今直隸邯鄲縣西有五氏城○秦伯卒○孫惠公立○冬葬秦

哀公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

乃使向巢注魋向戌曾孫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祁之子溷謂桐門右師出右師樂大心子明以父也右師往子明舍子明亦使出門去周云劉用熙謂右師與子明同居故逐之旋叔云桐門宋北門將表出之明非同居者劉說非是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亦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怨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子明也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罗年殺妙搣務子之言拔諸桐也逐彼孫仇可以爲鑒而宋景之賞罰可知

樂祁被執。客死。宋臣俱有憾心。大心所由偽疾辭使也。而作樂髦旗。忘彼人之冤。并忘辭疾之事矣。然向巢因逆而

谷云論亭註詩道理風諭似妙

寓在結外

子明安處未可亭云父喪不逆尚有人心耶晳子閔君寵於外則子從柩入君大夫士一節也不待衰絰有子而知潤之忘親矣傳言末世士大夫鮮克由禮人子道殊宗族論非於末臣見之

鄭駟歂殺鄧析鄧析鄭大夫而用其竹刑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云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鄧析云亦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盡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許免之了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

能文

陸貞山曰今世有鄧析書曰無厚轉辭者二篇大抵商鞅韓非語也其云竹書將非此類乎子然殺之何謂不忠子然之不忠在用竹刑爾[illegible]刑書子產所鑄叔向但於大本上相規至其書之中正平允無可議也鄭此時秕政紛紛子產之典型頗獲殆盡國人不服思嚴刑威之故以刑書爲未盡善而用析之竹書也析私制刑章又有邪行皆屬可殺未有人邪而書則正者何以邪字坐實鄧析言既用其書便不當殺其人言外便見其人可殺其書必不可用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火起師驚乘之而出怒用詐謀便已甚矣

齊云完之請伐魯人必其雖齊有不知其散而亂人一言而動兩國文子一言而破之使其技足無地快哉

只將魯一對照則虎之使

用曰得。器用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得用焉曰獲。用器物以有獲若獲麟而用而獲得為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陽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至征齊曰虎以討季氏正其君臣之分復其上下之禮張吾紀綱以信戎於四國執政於下能此桓文之業也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大夫矣。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其終是攻子荼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荐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取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

小小詐其只是一箇賊行徑

西鄙書借邑人之車鍥挈也。苦結反其軸琢傷弓毀折麻約而歸之絕鍥
追者藏蔥靈轀車名。疏云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窗蔥蔥中警亦謂之蔥。蔥初江反。[illegible]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宮惡宿德重臣詐謀大不[illegible]奔晉入得齊有人習無人故也按史[illegible]
公山不狃以費叛名孔子孔子當在虎奔之後未幾孔子用魯
經以盜書傳於前篇未嘗明釋之。至此乃述鮑文子之告
齊侯者。始知虎所謂張公室乃詐謀也。欲殺季孫以利魯
一爲名。乃欲傾覆之者也。在魯則魯疾。在齊則齊疾。其言爲
盜。言其事爲盜行得者。盜棄之而我得之也。非能追盜奪
之。亦非能誅盜。有之見魯無人耳。未敘其逃而獲。而又
逃。皆盜中之猾賊。適趙而知趙亂天下。未有盜入其戶矣

此二國次五又上以[illegible]伐得上有[illegible]爭自故[illegible]易力戰而得以先登門[illegible][illegible]領二子[illegible]之遂克敵後[illegible]之如讓無存正以俱衆之功也中間[illegible]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齊臣相狀不特取勢寬甚亦見[illegible]晉不德與國成曰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於伐也後攻刪功雖奪[illegible]歷

之相曬而不共引之爲盜者皆釋經書盜之義

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齊人）之父將室之（爲取婦）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故必有功還取卿相）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人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犂彌謂書讓衆而立於城之左已讓衆而立於城之右使登城者甚終而後下入城蓋彌恐書先下故以謂以讓之按絕書也）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送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齊人）息。（戰說其止色）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秝敘言昔者有登城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孔疏靳是當膺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稱正猛言如驂馬之隨服馬則書先而猛署後所謂先謂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杜云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按下文克城而驕則齊師已入夷儀矣）晉車千乘在中牟（彩貴）

上二段隱寫爭伯之意

王猛不見受賞以狂賁無功耳

儀也。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劉隱曰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按今河南湯陰縣西有中牟城。晉師千乘以救夷儀，何至邑為齊入次於中牟，迎過不進，想見晉卿之惰。

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林猩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縱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言〔?〕衛君慨然發憤，六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人不可不立志，扶君在最前，者睽言君受按手之屏會，死向前也。齊師克城而驕，謂夷儀。其帥又賤，東郭書。曰〔?〕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按齊既得夷儀，又與衛伐五氏，為晉所敗。齊敗，鄭衛師亦退。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按媚當在河南禹城，將杏當在清平界。禚，諸若反。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析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按說文引此傳作析䶖是也。今本作幘，傳寫誤耳。言齒長而白，上下

說卿輸三地
千高國六門
以共我若何

相當也補正謂巾髮之幘以鳥君之非也蔡邕獨斷幘古者
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服著元帥當幸并服上下均服無不
冠而幘者服志謂古有冠無幘幘始於漢從任居是
云月令孟冬始裘今哀二十七年求裘而裘在軍窮時所
貴不可以當以許約之。
情出於言敘以音者
公使覘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
瓦不言其事上下同服書鄭焉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容
夷不辨故使覘之賓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以獵不顯
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以諸將之與東郭書尖登故不謂之賓
故師之二人所以當齊臣巷而書
子言子乃蒲也乃。賞犁彌。論功處後士君子愧死先而齊師之在
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合給其常不五共家
役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禮深厚之殯與
其士服以大夫服。以大夫服襚也
之犀軒與直蓋。商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
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
不敢立欄蓋坐。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盡哀也君

斯時晉卿專國君若寄生。齊景奮然伐之拔東郭書於下

僚使之主兵已親將焉齊世臣如高國陳鮑皆畏晉不敢
爲而公以討晉亂臣自任豈非盛衰哉衛靈爲趙鞅所辱
視亂臣爲仇讎不可謂無志矣斯二君者充此心以用賢
治國繼桓文可也乃齊景於衛之助伐則報以三邑於粥
之先發則并以上賞於死事之敝無存即晉襄之於先軫
無此其數欲以招來與國激厲將士其卒至於無成者以
未有餘而本不足也儒者乃譏二國之伐盟主聖人諱之
夫文襄以來恤災救患戮力中原今日阿私將爲亂臣所
移世受其德者皆袖手不一顧而齊衛二君攘臂與爭其
扶盟主也大矣聖人方取之又惜其不能直聲其罪於諸
侯而不泝伐也尚爲之諱哉

經　辛丑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illegible]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故平　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illegible]北有龜山陰田在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illegible]田[illegible]齊歸三邑杜汶皆汶陽[illegible]王孫[illegible]汶陽與[illegible]陰與地誠性合一爲非[illegible]以[illegible]陽[illegible]八[illegible]說[illegible]傳[illegible]元年賜季氏[illegible]之田[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八年春晉使[illegible]汶陽之田歸於齊[illegible]也則汶陽本魯田爲齊得者[illegible]歸[illegible]文[illegible]而齊人來歸鄆用陽虎以奔齊[illegible]非反我汶[illegible]也安得謂之以三邑爲汶乎、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叔孫氏邑　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地闕。詳選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與也。宋義采鄉大夫數日間五人兆云君誰與處。○彄苦侯反

[illegible]

經十年春及齊平。始傳曾叛晉主自齊五氏之役及齊平則曾從之矣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解即祝其也稱正在今萊蕪書祝其公被萊民濟

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孔丘相會相

服註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頭榆縣非也

儀也。芳蹴雷侍者而諂媚於齊欲世矣雖新與齊平知其必

以恐求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不敢相也何記此稱孔子皆

傳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

在會故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

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

[illegible]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嘉樂鐘磬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稗草之似穀者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詐故以禮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以此三邑叛

夾谷之會花儒謂魯欲尊孔子故張皇其事聖人存神過化齊侯自然心服初無藉於兵力也愚謂孔子用魯左氏

聞見最真不比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之尚待考證也齊搆難自定七年始蓋齊景背晉爭霸鄭衛已服魯獨附晉八年公兩使齊齊報伐九年又使齊與國齊魯之怨未有深於此時也孔子用魯乃與齊平積嫌未化犂彌方以勇力聞諸侯故三家不敢行而以孔子相禮齊師伐魯季不敢行而以冉求帥師也或曰彼時作則淮南稱謀司馬輔政遠人戒其恐吏會謂聖人相魯乃不速是夫道大莫容用齊而讒在楚而謗墮費墮郕圍成成拒教化未行雖必入必倏變彼齊人者以爲孔子從容行禮必無兵備即用魯曾沬劫齊桓故智豈知君行師從備之已早乎或曰燭之武能解鄭圍展喜能却齊寇何至以兵刃爲威不知秦晉

顯然舉兵故武與晉可以從容開諭君好貪之間變生倉猝成敗不能一瞬故先奏公以退命士兵之阻過萊人使不敢前然後以大義開諭極言其不可使之立時救過此正聖人知勇兼至運用因心事出萬全之至也或又曰三百乘從是郁滕視魯也使齊歸田魯為齊役矣竊謂桓文造覇魯何役不從平時則納其貢賦出師則從以車乘是時齊多使魯田陽虎又以鄆讙龜陰奔齊侵地目側夫子使之反侵地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即以是為貢賦之額孔疏言之矣當此極重難反之勢而必申明王制納貢天子非以結好適以樹讎聖人以因物之權衡為獵較之從俗但使王道行周室尊則其風自息不亢不卑因

皆法死期望交猶十分當新

佗尺也以如植

時制宜。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齊人服義。有三邑之歸也。辭章一節。與梁丘據言者。譏齊以振相禮。故夫子語之。聖人無不可與言之人也。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晉邯鄲大夫按今直隸邯鄲縣西南有邯鄲故城俗名趙王城邯鄲音寒丹]於寒氏[即五氏也[illegible]作衛人]城其西北而守之[孔疏築城于其西北之地而守之]宵熸[午衆潰故]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閉門與午鬪]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孔涉佗以徒七十人旦往門涉佗先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illegible]衛侮乎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

皆必以佗之刀加執之者

左云前此既役死者以求成于宋今此役殺生者以求成于衛何異耶

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官說自古奸人貴君人以自脫都如此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宮說二子以匹夫而辱國君倚趙簡如山岳一旦事勢之變終不免戮

此罪趙鞅之失衛也報夷儀者報齊爲衛伐夷儀也而又殺人以報寄僭之憾望侯以爲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圖正以趙氏私怨故盡力以求逞也傳於圍衛下插涉佗立門一段衛之人無敢與敵宛然鄟澤之盟捘腕自豪氣象以迎合趙氏之意豈知甫反役而即殺之也傳以一遄字形容涉佗言殺佗之時去捘腕時立門時一瞬耳夫大國討貳至殺巳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可得前日失衛甚易今日

郈之叛州仇致之故以州仇叙起

嗟嘆將公侯大丈夫朝人不敢問州仇之威亟矣君子居亂世是非以明大義然後言出而刃及之可慮

求衛甚難。使當文襄之世。豈有是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叔孫氏之族。七角反。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武叔之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疏云。少儀。以器授人。刀卻刃授穎。穎。鐶也。授刀鄉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鐶。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己。遂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刖武叔之命。故叛。而以闡告廟。故書圍。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工師。掌工匠之官。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紿騙甚易去
謂甚難

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按與其死也是倒裝語言與其見殺於郈人不如易郈人於齊只要郈存便兄紓患何必此郈人也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故宿國侯

人心之懼[illegible]是[illegible]不克爲戰

叔孫世有之郈而州仇弗能於此已見一斑

犯懼每出一門郈人閉之（[illegible]）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按言若以叔孫之甲出懼其守之臣以失甲受死故使赤毋遽行必數甲與郈人而後可奔）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識申志反）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數色主反）駟赤止而納魯人（[illegible]圍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籍也爲下藏[illegible]）

齊傳纂[illegible]欺[illegible]偽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illegible]之其何以保國家乎

此爲二子兩圍郈侯犯以不忍殺公若而叛叔孫率孟氏圍之又以齊師圍之郈終未克也蓋是年方與齊平齊以萊兵劫公屈於禮而止且以三邑歸魯彼豈能盡去其積習哉以郈之密邇於齊假使犯以郈入齊得齊爲助其爲魯患大矣州仇曰是社稷之患信然也不得已委其事

此篇所出奔傳以宋公爲主而郑以地之發獵陪出公之嬖魋閉門目腫極寫嬖狀而冊出

於騶赤。赤赤步步躡犯使犯自請目北自殞赤之意。似遙慮爲犯而犯之自害處由赤傾險之人得志而傳備越之者。見郈非可猝使之叛。犯而齊人之甚欲得郈也。曰齊使至曰齊有司觀郈則齊已受之矣。復點出齊人欲以郈偪魯則齊人之心跡顯然。未云齊人乃致郈致者致其名也。然則叔仇以私憤殺人釀成事變幾傾社稷兩書圍其罪之深矣。

宋公子地（宋公弟辰之兄）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桓司馬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

[illegible]惜云不揃爲送兄諸而不聽板之事畢矣欲空國以出辰亦無也

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仲佗子 褚師段子

皆宋卿。乘之所率。故言國人官抄 宋公以一向魋而失二弟二大夫

傳云齊侯句何居功武叔不言一愛假借齊侯以出兌視出敝邑武叔以社稷諫家隸以天下惡寡君似別合人妙

武叔聘於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在聘後者從告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郈故 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爲也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武叔人品極卑而使齊大見出色是時夫子用魯諸弟子皆在位受命於言語之科故得此嚴正之論與孫聖人過

化存神卽武叔亦在轉移中。

經 壬寅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杜蕭宋邑疏云前宋萬之亂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為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故可杜皆不書叛按此樂大心為戴族與前蕭叔大心名偶同。○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涖盟孔疏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誤○還音旋

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杜解樂大心九年被疏今從辰地以叛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杜解惡宋公寵不義以家國患

此合前出奔傳為一篇。地奪君之賜。是為無君奔而待也。是為要君。辰率先而奔。實禍之始。釋經地奔不與三子並書

也佗彄世卿人望所屬辰以爲晉挾也去則國無人不從君誰與處蓋脅君以止二子因而止已并止地也然爲國必逼之君亦聽之而三子弃矣蓋辰主其謀彄之與同此釋經書暨也暨者與也我爲主也其弃之後相率而叛居蕭四年同惡相濟則非辰之所能強矣釋經書及也及者以此及彼兩相欲也大心之逐由於子明叛臣在蕭而從之則亦叛矣曰入逆辭也然非首惡亦未與謀憤然所激遂亦其中與顯然稱叛者自別釋經不書叛也辰地之叛起於待此猶自附於親親公不討蕭猶未絕其屬籍非鄭共叔段之比釋經猶書弟也而總之曰寵向魋也以發明諸人之奔之叛皆景公驅之大爲宋忠公自貽患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日始叛說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鄭國爭此孔子用魯勸之以盡睦鄰之道也）

魯與齊平復與鄭平於是齊魯鄭衛非晉之與國矣叛晉非聖人所欲而今日之晉乃大夫叛諸侯之晉也直曰棄晉可耳諸侯已怨釋爭以自治其國聖人之心也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癸卯）（子比立）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社邸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墮許規反）。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孟彄縶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音秘）。秋大雩（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國內而書至者）

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方翠魯論記書歸效樂而經無其文蓋晉大夫自知非義而史不敢書耳

十有二年

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曹邑。還滑羅殿。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猛寧為無勇之名不欲也。滑羅以為曹國少弱退兵故言與其殿而安故殿。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郈成也仲由欲強公室故將為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費宰叔孫輒於叔孫氏不得志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二子魯大夫下伐之。為仲尼司寇時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費登臺見季孫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傾到此能與三子同體聖人成化之功如此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

之政舜涖於此者矣彼君賢者能知之與能爲之孔子爲政三月隳名都出藏甲以謹律之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如此、

家不殺邱叔城無百雉而有孤成不必隳者陽也陽虎出奔之時定公方欲得季孫而謂陰交以無躁是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按傳見即此所子僞不知。我將言成不可不隳。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按何忌便是叛者宋辰背顏然厥叛者何忌陰地家人坂背

後儒以圍成不克。遂云墮三都由於子路之勇而無謀。又云爲三家除患何益於魯。又云仲尼不自爲使子路發其議。恐三家不從。傷聖人威重。皆謬也。蓋治魯莫急於治三家。孔子用魯。由季桓子。桓子身受陽虎之厄。執之囚之。欲驅而殺之。患難之後。悔悟漸生。始知平日之厚自封殖。適以自戕。毅然任用聖人。是三家起死回生之日。即魯國起衰振靡之日也。聖人時中之妙。當此時勢。即從墮都入手。三都墮。大都不得耦國。陪臣失其依據。而權還之大夫。大夫亦失其依據而權還之諸侯。開誠布公。潛移默化。前者

[illegible]季孫晉要者亦操也墮三都公室三家皆安而謂聖人以術愚三家者亦誣也

問此皆私[illegible]老[illegible]皆可[illegible]急公從義之民而周道興矣讀者

又謂三都難墮者費乎謂最難者莫如成郈宰侯犯既本郈無人焉故叔孫師至而墮若費自不狃一呼費人從之襲魯費之當墮季孫深知之故亦隨自費墮而費遂不爲魯患若成居魯北境以障强齊絶無稱兵作亂之事又得公斂陽之賢以爲之宰故墮郈則一卿帥師墮費則二卿並將至成而公親行所以彈壓孟孫使之必墮何意孟孫納處父之言遂生異志棄君命叛師教先儒謂僞子之未均敬叔之曾孫不誣也然挾全魯之衆以制一成子路及申句須樂頎輩當在行間何難克敵顧舍之而退者蓋以戇子冒於門端距終頑梗故置爲後圖以俟其自化而消

過嚴只一縣晉意恐之甚即後人所謂大兵若來吾乘卅入海爲徐驅之語耳是畏晉也與

乎是年孔子已去魯也

經 甲辰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程解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也集注此正與受女樂事相接定公君臣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鄰已睦可以及時行樂此失非孔子爲政時按蛇淵囿今山東肥城縣南 ○大蒐于比蒲 ○見蒐非時比音毗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書叛惡可知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吉射士鞅子○射食亦反叛如字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而復之趙氏日三晉之形成於此 ○薛弒其君比 比弒惠公淺立又名貢

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 程解垂葭改名郹氏按今山東濟寧州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 齊大夫○邴音丙 曰可○銳師伐河內 按今河南衛輝府治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傳車告晉○數所主反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

亦畏晉也故 經書大

叛云晴晉人軍政久弛故自孤料之

愚云字字道出肬之神

大夫之軒。惟齊畏晉乘軒以其言首齊侯欲與衛侯乘軒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孔疏先駕乘廣于門外豫于廣車之上載甲用使告曰晉師至矣。孔疏飲未終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孔疏解比猶待也言待衛君必駕恐稽緩不及事請以巳車攝代衛驅乃介而與之乘。驅之。孔疏齊侯乃著甲與衛侯其乘乘驅之而行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謀所以不能成功使告或告皆齊謀也或曰請大夫紿之詭

意茲一言之合。忽令乘軒衛侯共載忽而中止杜注一輕字。足盡齊侯矣。齊畏於晉乎。爲女求媚。惟恐其失好也。自荀吳投壺而啓景然昭之世猶未敢叛晉自名陵之役晉人求貨。大功讓之吳。於是皦然知晉人之將內叛而決意伐晉。當是時晉亂極矣。使其臣將順其美正賊臣之罪未始非伯者之師而齊臣猶之鞅也自古未有政本不立而

傳云此依經以稱叛也前敘趙鞅之叛起禍由于殺午中敘荀范之叛以不與圍邯鄲說起末敘道與之時以五子之餘說起晉陽分明

能立功於外者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自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肯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午家臣不可。不肯說劍人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孔疏趙衰趙夙之弟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族生鞅其家為趙氏夙生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為邯氏午與鞅五從兄弟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按邯鄲非鞅之封邑而午為晉之大夫鞅不得而私討擅遂殺之無君命也趙稷午子涉賓以邯鄲叛。

此一段雖簡荀范伐趙之川爲郎是秩役下之由也午與荀范睦忿邯鄲之爲荀范明也午欲親衛衛衰鞅與又恐午生亂所以仍荀寅也於此乳明是執午余爲是荀范而二子之伐趙鞅趙之也之言得以趙以爲主

[illegible]○[illegible]○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趙氏臣聞之按將作亂是安于所聞之謀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范氏側室子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韓起孫不信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魏舒孫曼多亦與范昭子吉射相惡○故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魏襄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

晉沽之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賄其

并請逐二子，為歸猶用也。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齊子尾之子，奔魯適晉。曰：三折

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

家知韓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歸晉事至此而知韓趙能假君命以逐荀范，因人助公則成，猶前可急收也。韓、魏以趙氏

為請。以韓魏之請，荀躒無異議，早受其賂也，豈知鞅歸而思逐知哉。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

絳，盟於公宮。傳言晉衰亂由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碼梁衛貢也，樂祁而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

此貞也，盼公弗納范鞅趙鞅賂也，而晉自此不復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

或曰：鞅避難晉陽，子以叛書，誅其心也，非也。趙鞅入於晉

陽以叛魯史以晉告書趙入仍其舊文而已名在諸侯者
叛歸晉改名志父一則以示煎洗自新一則若爲國人以
蓋其逆節孰謂當時不以鞅爲叛哉傳歷寫鞅叛君之實
衛人以五百家賂晉已寘邯鄲鞅欲移之晉陽是皇父之
向也前此祁盈殺有罪之祁勝晉猶殺盈况鞅殺無罪之
大夫始禍實自鞅也斯時二子之討趙氏蓋已請命於晉
侯何以見其請命也下文荀躒曰三臣始禍獨逐鞅刑已
不鈞誰逐之誰刑之請於晉侯可知矣奉君命以討專殺
拒即爲叛何分先後使鞅真無罪則躒黨於鞅必爲之容
其究肯云三臣始禍耶又何待入據晉陽公然拒命而後
爲叛耶故傳不言二子圍之而直曰晉人圍之討賊之義

女子公族大夫富所自有而消然無貨人不驕之務閑於利國武朋失子固在

也至五人合謀思得范中行之位告之晉君并逐二子是舍晉陽而討討晉陽者也二子悍然伐君戰敗入公邑以叛至是范中行始以叛書其叛其入實鞅倡之耳晉侯方聽荀范以逐鞅又聽韓魏以歸之操縱一制於叛臣國非其國矣而趙鞅於是有討賊之名晉陽即晉也書歸於晉如故國然叛也叛則并晉臣書晉趙鞅以其歸也貸畀贍云晉於是以國授賊臣而腹心之疾不可爲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合公臨卩家）退見史鰌（史魚青秋）。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

[illegible]其者然後取所好文子有不義之取乎

戍之文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衛義史魚之為文子諫斷之歸邑可公收賴于衆卽戍不亡矣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寵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為明年戍來奔儔歸義官閨之中不與外事哉將為亂何自得之

以文子之賢。富猶足以禍其子。況其他乎。以戍之驕。自足以亡身。況加以富乎。雖然、戍以將去夫人之黨見逐。猶有文子之風焉。

經 乙巳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illegible]陽趙黶孫。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子郎。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戍不黨一國而二大夫出奔其國可知。○五月

反

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按於越越國也帝少康之少子封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檇李今嘉興府有古檇李城闔廬卒子夫差立○檇音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縣有牽城按故牽城在盂縣內黃縣西南瀕縣之牂林堆齊魯爲會止此

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尚天子之士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賓饗會來賓助祭歸脤非禮也非辭周得之交止此○市軫反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張浩蒐而邾子來會邾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邾敗不屑公而專于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聘故日會

○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此年無冬史闕文疑葢一時城二邑民勞甚矣按二邑今山東莒州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疑殺爽息之言辟逃衛靈不君南子不婦公叔戌恃富而驕奢無因中之邪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免而惑禍宜也觀春秋書

知謝構禍梁嬰父爲之

文子門晉國旨命趙孟乃日主命據嗟相討

羣大夫之奔所以者尚孤之所從始。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按傳見晉卿早謀分晉。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使告討安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孔安于蒲先備趙孟不從安于其罪矣但安于之謀國人聞之畏父忌其知謀嫁此罪之致而得遲不敢違命故死于自縊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王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嘗從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

趙鞅之䧴范氏以執宋樂祁始也中行爲范氏之姻故并

翁云孜擊並
計
餘云一劉自
而不收君爲
殘戮兵少句
發劍與者此

逖之執之御知氏又以殺董安于始也安于之死見嘗時
私門有士公室無人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名陵之會未聞一矢加楚而頓與胡相繼就滅
夏衞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高氏曰衞靈沈耳於閨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國蔽
之也
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越王允常子禦之陳于檇李按吳地誌吳師未入越境而句踐禦之也季彭山謂責越伐吳非也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勁補正傅氏曰禽如禽鳥之禽急持以對其陣陣堅不可硏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田注頸行首說下同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訢更

敵先奪其膽之夫奪其氣矣蜀云風行則心動心動則陣動不必其陣

臣奸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

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

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

李七里不釋經所以書葬夫差闔閭之子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召談復與之志當有問斷

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蓋時已有三年乃報越後三年
聞斷此所以終至志滿以越所滅哀元年

春秋之季戰陳詭計愈出愈奇吳越構行當之者雖君不

免以視韓厥之攝官承乏郤至之免胄趨風猶古道矣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冢郎謀救范中行

氏魯曾伐晉叛助范中行也世卿范中行皆季氏之黨陪公因之不得復者故季氏德之析成鮒小王桃

甲皆晉大夫范中行之黨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

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范中行伐趙氏不克而伐公宮。迎齊衛結戎變以傾其故國。此晉之賊也。不曰趙鞅則朝歌而曰晉人討賊之義也。齊魯宋衛方謀救之何哉。士鮒弈剧便中趙鞅所忌此爲救蒐叔之根。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靈公太子獻盂邑名於齊過宋野。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盍歸吾艾豭。喻宋朝艾老也豭牡豕∞者加大子羞之。謂戲陽速太子家臣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太子色變知其欲殺已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

周救消十三此敵大

陽云太子有我亲故危之志無制刃借若之迕

問云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之事理無可疑者爲人所[illegible]何必而改[illegible]生可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二劉謂蒯聵殺母之說南子誣之也甚是近情諸儒多從之而汪琬谷云蒯聵於人倫天理澌滅幾盡恥南子之淫行欲殺之固有是事竊以爲冉有子貢聖門高弟也如蒯聵之殺母與生之弒父同誣本無罪而被逐其子拒之不許反國雖五尺之童亦當切齒兩賢人頗遲疑不決必質之聖人始定乎而子路且爲輒死也誠以得罪情真嫡孫當立不能無疑似耳夫子不爲衛君豈爲蒯聵乎觀蒯聵

所爲非復人理羞憤所激逞其匹夫之勇禍卽及已不過出奔此其志也復奔宋者覩野人之歌意者南子之行宋亦醜之乎且春秋獲罪大夫往往奔於讎國如夫槩王奔楚者甚多無足異也蒯本世子書世子紀其實也且以爲靈致之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縣子言轄父無侯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衛地按今河南輝縣西北

合四家之衆以伐范中行安得不克范氏不用高彊之謀而彊身與其難可惜也籍秦嘗爲趙氏圍邯鄲今從范中行可知當時已與成謀矣此又補前傳所未及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牲盬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棄其會不嘗郊牛死改卜牛可也改卜牛是違天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書過戮義魯之僭自傳公始蓋僭之郊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然魯先公猶畏天故因災而不郊者有之若定之於哀之始雖夫災亦不知畏矣）。壬申公薨于高寢（官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不果救故書次直居反）。邾子來奔喪（諸侯奔喪非禮按諸侯始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也按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不敢以天子自處而魯安然受邾滕二君之來其罪大矣）。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名益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朝者之贄）

哀公曰此
貢禮明之
故於此著之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法度不合）心已亡矣嘉事（朝禮）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子貢之言乃私議耳提出禮字正非術數之學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取）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楚之深仇者吳也而吳畏楚不敢伐以吳子入楚者蔡也蔡猶足守國亦未可伐惟唐最弱與吳入郢即滅之而頓

而胡嘗與召陵之會者故前年滅頓今年滅胡而吳則終楚之世不敢問何嘗有報復讐恥之心哉利入土地而已忍哉子西身受亡國之慘而施之於他人也鄙哉子西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也聖人所以置於無足輕重之數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謂者子貢言謂之去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趙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撫國柄親盟親會親兵會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齊人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久也孔子行而三家復張

鄭罕達之子蘊敗宋師於老丘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老丘宋地按今河南陳留縣北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挐女居反

趙木訥曰欲救宋則失友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稱諡定公未葬而夫人卒喪禮不成故不赴諸侯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徵葬

雨甚水至不可即土明日乃葬傳所謂禮也穀梁云喪不以制言國君之喪宜無不備雨不克葬譏其無備也然即有備而沉霖將事寧緩焉爾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頌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稱諡二傳謂定姒為哀公妾母非也定姒從夫諡而定哀二公無定夫人喪此為適母明矣按唯從夫之諡故不嫌與襄公妾母同蓋姒亦妾母不當敘於定矣

魯夫人即妾母亦別爲之謚非禮也然君主之權在上也定姒哀公之適母無謚從夫之謚禮也然其時方治定公之喪於姒不成喪事皆苟簡則以公之謚爲謚而不必與議權在下也考曾子問所載父母並有喪先輕後重其禮甚詳姒距公卒六十日何至赴同祔姑槩未有聞而卒葬不書夫人小君蓋其受制於季孫欲盡人子之禮而不能也君臣之隙已甚於此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不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漆邾邑其之邑今城之張氏曰謀伐邾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六終